

编辑:咏娟 校对:俊峰 组版:晓南

交通篇

“下洼底”通柏油路

□张清贤

我的家在邙山半山腰。站在村口看,洛阳城就像在一个低洼的大盆里一般。因此,村里人从来不说去洛阳是“进城”,而是称为“下洼底”。

记忆里,小时候“下洼底”的路只有一条。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啊?坑洼不平的路面,大大小小的石块儿,一不留神就会让你滑个趔趄。如果赶上的一场大雨,大水顺路而下,满地都是泥浆,让人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。被大水冲刷过的路面,就像是老人布满皱纹的额头,沟沟壑壑,更加不平了。

就是这样的一条路,连接着城乡。大马车、毛驴车、架子车,来来往往,穿梭于山上山下。早晨,村民把蔬菜、瓜果、粮食送进城里,晚上再披星戴月空着车赶回家。赶着驴车的大爷坐在车上,嘴里哼着跑调的“豫西二八板”,悠闲地甩着鞭子,身子随着车子的颠簸左右摇摆。他一大早进城,天不亮就拉着满满的一车大粪转回来,再积存成农家肥,给地里的庄稼增加养分。这样的路况,如果没有牲口帮忙,一辆载重的架子车,没有七八个人是拉不上这陡坡的。

突然有一天,有人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从大坡上飞驰而下,立刻吸引了人们的眼光。好

拉风哟!要知道,那可是城里当工人的人才享有的专利!

20世纪80年代初,一家大型国企移居洛阳,与我们村做了邻居,村里也跟着沾了光。最大的改观就是进城的这条路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,这条走了几百年的土路,铺上了柏油,路面一下子变得平坦了。跑在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:少了左右轮的人力车,多了前后轮的自行车,还有拉货的四轮拖拉机、拉客的黄色面的等。再后来,机动三轮车、私家小轿车成了路上的主角。各式各样的车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车流,载着村民们致富的梦想在城乡间来回奔波,构成村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如今,随着农村城镇化步伐的加快,城中村改造的落实,进城的路纳入了洛阳市的城市交通网:一条横向的状元红路贯穿东西,连接了定鼎北路和国花路、王城大道,更有经五路、经六路、经七路通向市区,就连公交线路也通到了家门口。我们古老的村落,也变成了现代化的居民社区,村民也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时代,开始了新生活。

就是这条进城的路,见证着时代的变迁,见证着村民由贫穷走向富裕的伟大历程。

我眼中的 改革开放40年

改革开放40年,衣食住行大变革,生活水平日渐提高,生活品位也显著提升。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,有了强的国,才有富的家,没有祖国40年的改革开放,哪有一个小家的幸福生活。人们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,心灵深处充满着对这个伟大时代的礼赞和祝福。

——编者

感恩时代

阅读篇

一个人的借书史

□半卷

借书,是我多年的习惯,如呼吸、吃饭、睡觉一样,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时光流逝,曾经借过的一本书或许早已如过眼云烟,但总会留下某些东西浸入骨血,长成灵魂的一部分。从无书可读到拥书万卷,改革开放的春风,吹起心底层层幸福的涟漪。

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,读书是件奢侈的事情,课外书相当罕见。记得有一次,在舅舅家看见一本《聊斋志异》,奇而喜之。借回家,哥哥姐姐和我争着看。后来,到邻居家玩,看到一本霍元甲的故事书,当时同名电视剧正热播,我捧起就不想丢。

上了初中,课外书相对多一些。班上不论谁带一本课外书,同学都排队轮流借阅。曾经,我借到一本《皓月婵娟》,后边同学催得急,500多页的厚书,我熬了一个通宵看完了。

90年代初,我们学校有了图书室,但藏书量不大,五六个木架摆满旧书,书脊上都贴着红标签,仿佛要在灰尘中开出一丛花来。图书室一学期仅开放两次,极少被借阅的它们,像荒野上无人过问的野花,虽风姿绰约,但只能隔岸观花,亲近不得。

90年代中期,我在工人文化宫办理了借书证,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图书馆,简直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。馆内藏书全是闭架,仅凭图书目录索引卡来找书。如想要《红楼梦》,可在H开头的目录抽屉中找到卡片,请图书管理员帮忙取。

前几年,我办理了一个厂矿借书证。这是个开放式图书馆,借书、还书手续,需人工办理。馆有两间,分阅读区、少儿区和成人区三部分。书盈四壁,整齐摆放在几十排书架上。一书在手,摩挲着磨损变黄的纸页,质朴、静雅纯粹,涤去了外面世界的喧嚣。

随着打造书香城市的惠民政策深入,今年,图书馆改建为城市书房,我的借书证升级为读书卡,可终身免费借阅。借书、还书手续仅需刷卡便可完成。书房环境优美,书桌、沙发穿插于书架间。海量图书,囊括了我喜欢的作家。在字里行间游走,几番行,几番醉。绿植在侧,读书品茗,从书页之间仿佛流淌出一条河流,在河上不经意间忘了置身其中。

作家博尔赫斯说:如果有天堂,那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城市书房,是改革开放哺育的读书人的幸福天堂。

住房篇

我家住房大变迁

□曹芳云

小时候,家就是一扇门,一所院落;种有花,植有草;人来闻犬吠,星隐听鸡鸣;一间上房屋,两排土坯房;一眼水井,压出汩汩清泉;三棵果树,溢得郁郁满院香——我就是在这样的院子里出生的,并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光。

没出过多远的门,那所院子就是我的整个世界。我一直以为,那“铁丝缠木棍,树枝插花开”的“木门”,便是当时农村大门理所应当的标配。而且,我家所有房屋和院墙,除了墩子是青砖所砌,其他的都是用土坯砌成的。

上高中后住校,周末被同学邀去家中做客,看到他家的红砖瓦房,我才豁然发现,我家实在是简陋。于是,我心底迸发出了一个志愿:一定要上大学、改命运,让我的旧家换新颜。有志者,事竟成。三十年前,我如愿以偿跃过龙门。读了更多的书,见识了更多的家。尤其是吃了商品粮,见证了城乡差别之后,我决心要在“远方”筑起一个新家。

但是,谈何容易?我毕业后到学校教书,家是学校里分配的土坯房,房顶年久失修;雨来时,外面下大雨,里面下小雨,半夜起来挪床,居然有好几次。家里的床还是两条板凳支起的几块木板,有一次几个学生来访坐在床沿,居然把一块木板坐断……

二十五年前我成了家,我们蜗居在她单位的一个集体宿舍里。虽在城里有了一方空间,但集体宿舍里人多嘈杂,冬夜起夜如厕,就是一件囧事。后来儿子出世,洗洗涮涮不方便,“万国国旗”无处挂。眼看着她单位里房改后,一个个同事搬进了楼房,吃喝拉撒不用出门!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们铺地砖、封阳台、搬家具,别提多羡慕了。一夜夜关于家的梦,不知道熬落了多少星辰和明月。

四年后单位房改,我们终于

在龙门石窟斜对面的职工家属区,有了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,三室一厅。拿到钥匙的第一天,我就和邻里们一起安排了封阳台,还一再爬到阳台的窗台上向远方眺望、向熟人招手、与同事寒暄。我又专门给家里买来绿植,最大最高的那两棵,名叫“幸福树”。

那时的楼房户型,相比现在还是落后。加之龙门地处郊区,而我又在市区工作,妻子上班和孩子上学也都不便,在市中心买房安家又成了我的一个愿望。我们就把龙门的房子卖掉,贷款在市里购买了一套新房。

但家处老城地段,没有供暖。每到冬天,屋里哇凉哇凉,虽说房间里都有空调,但开着客厅里的,就会冷了卧室;开了卧室里的,当然就冷了客厅;客厅和卧室里的都开,那一定会“冷”了钱袋,终是腰包不鼓,心下不舍。

2004年9月,我们单位重组,新的管理体制,让单位获得了新生。单位给我们爱舞文弄墨的人提供了更多更大的平台。五年前,我又在洛阳新区购置了一套商品房,虽然不大,但地处洛阳中轴线,市政府咫尺之近,音乐喷泉,光影梦幻;东依兴洛湖公园,绿植新翠,风景秀丽。站在阳台上,视野开阔,放眼可见龙门高铁;出门抬脚走,举步就是公交总站。更重要的是,新家通上了暖气,整个冬季,都是如春般温暖。

其实,没有祖国40年的改革开放,哪有一个小家的沧桑巨变。我依然眷恋生我养我的家乡,那里珍藏着我离巢腾飞的梦。而且现在的家乡,早就日新月异,往年的影像只能在梦中追忆。当你走过千山万水、阅过千家万户,你心中的那个家就会更大更敞亮,也就更懂得一个道理:哪里有爱,哪里就有事业,你就可以在哪里安营扎寨,筑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而幸福的家。

家具篇

衣柜之变“三部曲”

□郑宗良

1987年,我刚结婚时,家里地方小,只有12平方米。我和妻子的衣服全放在一个衣柜里。每次找衣服都是从上翻到下,妻子感到烦,我也觉得很憋气。等两年后添了儿子,只好把孩子的衣服放在一个抽屉和提包里。一家人就盼着今后条件改善了,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衣柜。

一转眼,到了1993年,单位分给我一套25平方米的房子,虽然比过去多了半间房,但由于当时工资挣得少,再买一个大衣柜,一来经济实力不够,二来放到半间屋里太占地方。我和妻子一商量,干脆买了一个带拉链的帆布衣柜。这样,全家一些比较大的衣物都可以挂在帆布衣柜里了,其他衣物则可以放进大衣柜里。虽然衣服放得还是比较拥挤杂乱,但毕竟比过去好了许多。

这样又过了3年时间,到了1996年,单位集资建房,给我分了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。我们这次做了三个大衣柜,两个放在我和妻子的卧室里,另一个放在儿子的卧室里。这样一来,我和妻子还有孩子放衣服就可就方便多了,找起来也省了好多力气。

等到儿子2017年结婚搬进新家之后,现在是我自己用一个衣柜,妻子一人用两个衣柜。她把她的衣服挂满了衣柜,想要穿哪一件就拿哪一件,再也不用翻来翻去胡乱找了。

从我家衣柜的变化上,可以看出改革开放40年来,不仅伟大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就连我们自己每天都要用的衣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是党和政府让我们有了更加美好的获得感,这样的日子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,好日子过得比蜜甜啊!

饮水篇

幸福泉水清又纯

□宜苏子

我的老家,山高地偏,过去严重缺水,加上气候干旱,吃水,就像一个悠长的噩梦般缠绕着乡亲们。

尤记得当年村里有两口石井,人畜用水全靠它们。每天天不亮,主妇们都起床了,咣当一声取下门背晃的扁担,挑起水桶,吱扭吱扭前去打水。井台上早已人影幢幢,一支鞭驴唧唧哇哇吟唱着。去得早,打上来的是清水;去得晚,打上来的是半桶黄泥汤。

有一年烈日高照持续两月,禾苗干枯大地龟裂。老人们跪伏于地,祈求上苍,把头磕得咚咚响,然而并没有换来半星雨点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大队部把解决吃水问题提上日程。先是新掘了两口浅水井,保证每个生产队拥有一口井,实现了群众饮水保障。不过,饮牛羊、浆衣服,洗澡,人们还是靠村子里收集雨水的池塘。乡亲们常戏谑:“黑水洗白萝卜。”

90年代,改革开放浪潮中的乡亲,或在乡创业,或外出务工,掘到人生第一桶金,生活档次日渐提升,始筹建自来水工程。人们兴致勃勃,挥动锄头,挖出坑槽,架起管网。

终于有一天,试水了。龙头一拧,白花花的自来水喷涌而出,源源不断。小孩奔走呼告,老人拈须而笑,主妇眉飞色舞……神奇的水,无形变化着,流淌至千万家,流淌进人们的心里,荡涤掉了旧年的沉郁与窘迫。

2000年以来,政府连年加大实施民生工程的力度,于是,我老家的机井项目在鞭炮齐鸣中开工了。空地上支起了钻井架,机器日夜轰鸣,似在呼唤大地深处的甘甜;技术人员不断拿仪器测量着,笑意传递出振奋的信息。两个月后,机井落成,深层矿物质水终于穿越地层的黑暗,与世人相遇。蓝盈盈的天,白花花的泉水,把家乡衬托得格外美好。

丰沛、甘甜、清冽的水哟,让人们喜上眉梢。姑娘们把长发洗了又洗、漂了又漂,媳妇们把衣服浆得一尘不染,汉子们吆喝着要一天洗一个澡,祖父辈们也掂着满满的茶瓶子优哉游哉……

这幸福的泉水,是人们奋斗出来的,更是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翻飞的一朵浪花。

